

獨

學

廬

初

稿

獨學廬初稿卷二

東吳石韞玉著

解

七日来復解

易曰七日来復七日者七月之訛也按復為十一月卦得乾之初九乾四月卦也當正陽之位抱純乾之體極盛難繼之時也其後五月一陰生於下而成垢☶☶六月二陰生而成遯☶☶七月三陰生而成否☷☷八月四陰生而成觀☶☶☶九月五陰生而成剝☶☶☶☶十月六爻皆陰

而成坤☷☷至十一月則一陽復生於下乾道
有消而復長之機然回思四月以至於今則已
七閱月矣作易者於此見憂患之心乎當純乾
時辟諸聖人在位朝野清明上自左右輔弼之
臣下至庶司百執事無非忠正廉明忽焉而一
陰生如一小人在位視之若九牛一毛以為無
足重輕姑息之優容之無何而此一人者呼朋
引類樹黨而攬權始猶挾策庶僚繼且蟠踞要
路矣始猶濫竽高位繼且窺竊神器矣莽操之
禍皆當時執政之臣意料所不到者也幸而天

心無不悔之禍世運無不平之難真人挺生芟
夷羣醜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謂復其見天地
之心者此也曰七月來復誠幸之也誠難之也
釋

釋葬

吳江趙子開仲既葬其先人遂自貌東
阡負土圖寄書乞言於僕爰作釋葬一
篇識其尾

古人嘗不葬其親其親死則舉而委之壑斷竹
續竹所以歌也後有聖人緣情制禮殯於客位

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奪孝子之恩以漸也
葬之爲言藏也掩藏形惡不忍見其親之毀也
於城郭外死生別處始終異居絕孝子之慕也
相其兆域必毋有後艱慎終之至也封樹識表
不忍忘其親也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樹櫟
士樹槐庶人樹楊柳貴賤之等也合葬所以固
夫婦之道也子孫祔葬羣昭羣穆不忍離其親
也事死如生親親之至也墓祭思親無已時也
記曰塋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之行道之
人且然而况孝子仁人之不忍死其親者乎孔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僕交開仲晚未
及識其親於其葬知其生之能養也意者秋霜
春露有展卷而愴然者乎

說

古不慶生日說

古者臣子之於君親時時攄其愛日之誠如二
雅所載楚茨以饗田祖而曰壽考行葦以燕公
尸而曰壽考之類是也而百姓愛其長上亦往
往托為祝嘏之詞如七月之卒章曰朋酒斯饗
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者大

都歲晚務閒民間樂其歲物豐歲因而念其上
之休養生息感恩戴德形為歌祝古之稱壽如
此而已至屈子作離騷乃曰攝提貞於孟陬兮
惟庚寅吾以降蓋人窮則反本屈子當幽愁憂
思之中感憤無聊而自溯其所生之辰此猶小
弁之詩曰我生不辰之意也今人乃以生日稱
壽不亦謬乎僕少竊鄉曲之譽遭遇

清時初非有孽子孤臣之憾而伏處衡茅窮而
在下無功德及人非有躋堂介壽之事况乎生
纔三十年耳曲禮三十曰牡甫屆授室之期果

不戕賊以保其天錫之年大都去日短而未來之日方長也又何稱壽之有緣始生之辰客有以壽言者故為之說以辨其惑

魁星說

藍其面朱其髮右手握筆左手持金屈一足飛一斗於青冥之上謂之曰魁星搃持天下文章之運古有之乎我不得而知也按司馬天官書班氏天文志皆曰魁枕參首傳曰魁者斗之首也春秋運斗樞則曰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為魁則魁又斗之第二星也晉志謂魁四星

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則四星又皆曰魁也初
無主文章之說然叛此說者豈無因乎史稱斗
魁戴匡六星為文昌宮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
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班氏則曰五司祿六司
災以魁鄰於文昌宮故附會為文運昌明之說
也又宋初五星如連珠聚於奎時以為文明之
兆奎與魁同音遂二而一之也然據天官書奎
亦不主文章之運史稱奎曰封豕位居西宮與
辟為鄰辟乃文章之府五星聚奎者蓋聚於降
婁之次奎辟之間則文明之兆兆於辟非兆於

奎也今道士之肖斯像也亦有說蓋取六書會
意之例析魁字之文而二之故从鬼从斗其以
筆以金者附於文昌司命司祿之義也又宋時
以進士第一人為魁如史云歐陽文忠銳意魁
天下孫僅兄弟相繼魁天下魁者首也取魁為
斗首之義書曰殲厥渠魁亦此義也今之人不
察既不辨奎與魁之名又不辨魁與文昌之位
信道士之說初為怪怪竒竒之像羣天下而奉
之儒者尤加謹焉吾憫其愚也故縷縷說之

長子叙民字說

余長子曰同福先君之所命名也稍長余字之
曰叙民而詔之曰昔者爾祖肇錫汝以嘉名汝
知其義乎洪範有言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
民福也者維皇之所以錫民者也又曰予攸好
德汝則錫之福皇之所以錫民福者以德為之
始也德之本莫大乎彝倫凡夫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倫之叙德
之修也由是而三德五事八政孰非民之應有
事乎且天之生民有四士居其一士之事孝弟
焉而已仁義禮智焉而已孩提之童愛其親而

人有不孝者乎稍長敬其兄而人有不弟者乎
人皆有惻隱之心而有不仁者乎有羞惡之心
而有不義者乎有辭讓之心而有不禮者乎有
是非之心而有不智者乎是故古之人無士非
民無民非士後世歧士與民而二之而所為士
者相矜以文采相結以聲氣相炫以寵利相傾
以朋黨博聞適以文其姦虛聲適以長其傲文
貌適以飾其偽辨才適以肆其欺齷士之名棄
士之實轉足為民之敗類此華士之所以誅而
聞人之所以僂也禍且不免何有於福哉矧民

亦何常之有凡民民也天民亦民也汝將讀孔
孟之書務聖賢之學堯舜其君而胞與其民雖
斲至於古之天民不難汝將飽食煖衣逸居而
無教苟且視聽食息於天壤之間斯凡民焉爾
矣庸庸之福非福也彛倫其叙乎惟汝叙之彛
倫其斁乎惟汝斁之惟天陰隲斯民捷如影響
汝念哉汝其無忘祖考之彛訓

蒸梨不熟說

昔曾子以蒸梨不熟而出其妻蒸梨不熟細過
也而出其妻豈夫婦之情薄邪於此見曾子之

盛德矣意者曾子之妻有所得罪於舅姑曾子欲出之心積之已久然明彰其惡而使通國之人皆不願以為婦仁者不忍也故假薄物細故以去之則義雖絕而其惡不彰此君子交絕不出惡聲之義乎

記

執稻記

西磧山人執稻於庭地廣一弓以時灌溉之及穫可得一斗穀客有過而笑焉者曰是穀也曾不給一夕之餐執之奚為也山人曰吾不欲忘

稼穡之艱難故也客亦知夫樹藝之術乎四民
之勞苦莫如農農殖百穀福則其尤難者也春
而畊夏而耘歷乎三時以望其獲徃徃燥濕寒
暑之不時以為農害春秋紀二百四十年之事
書有年者二而已矣豈不難哉吾聞維莫之春
農家浸穀為種苗而成秧則拔而更植之縱縱
橫橫以成行非是則為童子稻雖獲弗豐繼此
而耘薙去他草注水滿畦毋敢溢也毋敢涸也
稻根蔓延必手梳櫛之赤曜當天水如沸湯長
跽田中不知蛇虺之出其下也七八月之間少

休息矣然天多風唯旦夕籲於天無生災害花
矣而風則蕊多落而不秀穀矣而風則莖多折
而不寔熱則葉萎寒則膏凍幸而雨暘以時昆
蟲毋作入租官府而享其餘天之靈也國之福
也不然則終歲之胼手胝足適以易其饑寒焉
爾矣吾鄉擅三江五湖之利地多膏壤早乾水
溢之患少而江以南無蝗灾似乎農焉者較他
所為易易然夏月行其野桔槔之聲晝夜不絕
於耳則勞可知也今吾與子身居華屋之下曾
菽麥之不辨而終歲食稻梁非魏之風人所謂

不稼不穡而取三百之禾者乎吾不同其勞且同其憂樂也故稻是執而子何尤焉客去吾以吾言筆之書

萍舫記

乾隆甲辰之歲僕佐和州幕府所居之屋縱十笏橫半之三面皆窗頗有肖乎舫焉者名之曰萍舫且為之記曰資江河之利者莫如舟舫其小焉者也若夫乘長風破巨浪一日而千里周行天下而無不利者必資乎萬斛之舟而舫則褊淺卑隘不能任重致遠利於斷港絕潢不利

涉大川者也然而春秋佳日放乎湖山花月之
區有烟波之暎而無風濤之危彼險而此夷彼
勞而此逸矣植物皆有根惟萍無根季春之月
則萍始生汎乎清波漂泊而無所止也然其性
潔故泥滓不能汚又無艷色芳香供世人之褻
玩故不戕賊於人而葆其生機僕頻年浪游初
非有王事鞅掌之責又非同商賈趨什一之利
祇緣旅食依人隨其流轉然無寵辱驚吾心無
菀枯勞吾形雖險而實夷雖勞而實逸無惑乎
居之有取乎舫也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而余茲

藐焉中處于天地之間若一萍之漂泊於大海
加以蕭然閒散之身無德于人不見其可忻也
無怨于人不見其可憎也又與萍適相肖也故
以舫名吾齋而又以萍名吾舫

辰州虎谿書院記

書院古之學校也學校之制試有程錄有額士
之登進者但据乎文辭一日之長其員額既多
勢不能盡居齋廡而所為師者皆循年而叙需
次而選蹉跎遲暮之年拮据衣食之計故其先
生不必皆能師其弟子不必皆能學亦事勢之

無如何者也事勢既然而當事者不可聽其然
於是變而為書院之設大而都會小而郡邑莫
不以是為造就人才之地擇先進之學行有聞
者為之師簡後生之俊秀有造者為之弟子列
舍而居分餼而食晝考夕稽月會歲要尚有古
者黨庠州序之遺意焉然則居今日而論教民
之術當必自書院始矣辰州古黔中之地也其
在湖南為邊郡苗民雜居士風不振登賢書者
僅矣甲第則久無聞焉通人達士又無論也雲
間陳公廷慶守是邦憫其俗之喬野而士之偃

蹇也思所以鼓舞而作興之城西舊有虎谿書院迺舊謀新率先經始邦人踴躍不日告成既成擇師儒定齊火規畫經費簡郡之殷實醇謹者董其事凡為久遠計者至周至悉乾隆甲寅春余以按部校士至辰適逢院之落成以記為請余目於公事畢後親至其地則見夫楹宇高軒林木蔚秀講堂中植齋舍外環帶山面水氣象一新諸生萃處其中絃誦之聲相聞也凡事盛衰消長必有其機斯辰人興起之機乎勸學博誨亦使者責也敢不叙述所由以告方來

原夫辰之有虎谿書院也聲遠有明維時陽明先生歸自龍場過辰與諸生講學於斯既去而諸生思之刻像尸祝香火至今弗替院之以虎谿名蓋州人之志也吾聞古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之謂不朽先生尊孔門大學之傳闡孟氏良知之訓靖寧藩之亂以安宗社平思田之寇以定蠻荒古人不朽者三先生一身兼之此其德性堅定功烈炳然固不特語言文字已也諸生肄業於此以讀書稽古之心進而求明體達用之學將見人傑則地靈必有鍾

山川清淑之氣而出者安見荒陬僻壤之士必
不勝於通都大邑聞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吾將與諸生共勗焉如以為離經辨志敬業
樂羣不過梯榮階進之津梁也則諸生之志荒
矣是為記

治平軌記

和人浚井獲古軌一其形如矩之半有文在上
曰治平四年五月初一夏至廿七始得雨考史
宋英宗建元治平其四年歲在丁未距今年乙
巳實越七百十有九年此軌不知何年淪落入

井至今始出其文又不知何人所刻首言夏至
既足為後世天官家之証而記廿七始得雨維
時小暑將盡不雨則無未言得雨者幸詞也言
始得雨者難詞也若深念夫稼穡之艱難甚有
憂而後喜者斯何人哉豈非有心人乎蓋不賢
者識其小者而已今年天旱六月過半尚無雨
田皆龜坼果大雨時行誰不思勒石以誌喜也
乾隆五十年六月十九日記

日本國花籃記

籃之制與中國異始屈兩竹為交梁其形若罍

織細篾為兩格中分而斜截左軒右輕篾細如
髮錯以碧文上變黓若雲下踳躓若雁一角植
竹為花枝兩葉分布中銜一葉如柿虛其中以
為盒籃以貯花也盒則藏花朵者余在郡人陳
孝先家見之言是海客從日本國攜歸嗟乎執
此藝者豈不自以為天下之至巧而不知其至
拙也自古至巧之術莫有過於範金合土物一
物而資一物之用後之人耗聰明於無用之地
思出奇無窮者皆如此類也吾計此籃成非數
十日之功不能及其成也乃供貯花之用給婦

人女子閨閣之所需且貯花亦無幾何也今此竹而為筐筥為簞蓋為蠶簿為紡車之屬其用力少而成功多顧世之人拙此而巧彼宜乎工焉者不惜其心力而為之也嗟乎玩物而不喪其志者鮮矣有識者尚知所戒哉

香泉游記

香泉溫泉也在和州城西北四十里相傳昭明太子沐浴之所吾聞晉元帝之渡江也郭景純筮之曰東南郡縣有以陽名者井當沸是為中興之應未幾應陽井沸然則香泉其沸井之遺

乎天下之溫泉不勝計最著者驪山也然驪山
當西北往來之衝輪蹄絡繹擔夫郵卒雜沓乎
其間豈若此泉僻處江濱譁囂所不至以葆其
天此之晦未必不幸於驪山之顯况夫華清之
游艷婁煽虐誨淫禁閨名禍邊陲識者過其地
指為不祥而遊斯泉者緬想蕭統郭璞之風流
連不置誰謂斯泉之不顯也文選之樓爾雅之
臺六朝舊跡蕩焉無存獨斯泉出荒村窮谷之
中千年而不湮沒顯莫顯于斯泉也泉上有亭
故翰林學士朱公筠名之曰進機蓋取諸禮經

沐浴飲酒之義僕於乾隆五十年歲陽旃蒙歲陰大荒落辰在大梁之次吉日戊午修楔于泉之上

采石磯游記

姑孰距和一江之隔也歲在丙午余客和州已兩載徃徃謀采石之游而未果竊自思吾儕旅人也未知明年又在何處江山如此安忍交臂失之乎於是消上巳之辰徃焉幕府諸君子始約偕行質明天大風江水奮激濤驚雪飛同游者意阻將自厓返矣余堅欲行得五人與偕截

流而渡舟傾側盃盃相觸有聲波濤洶湧帆盡
濕日中始抵南岸繞翠螺山麓謁太白祠守祠
僧淪茗供客坐移晷問蕭尺木畫壁則主者他
出樓鐫不得觀出至燃犀亭亭臨江古牛渚之
遺也又有蛾眉亭已圯斷碣僅存緣石磴而下
有洞嵌峭壁間土人號三官洞故中丞喻公成
龍建閣供佛曰妙遠閣閣廣不盈丈半架於江
水上上依千仞之崖下臨不測之淵山腰有殿
臺或云明帝遇春頰兵燹登臺則江山烟樹之
勝一覽可盡日暮倦游將返乎舟中然共味所

謂采石之名而不得土人曰昔有漁人於江渚
忽睹五色石浮水上取而琢成鑪今在山上禪
悅菴佛前爇香者是也余鼓勇再登同游者或
借或否既至寺則菴在寺旁鍵其戶左右無所
為計登佛殿鳴鐘僧乃出告之啓戶而入敗屋
三椽不蔽風雨鑪果在白質而五色編爛如錦
真希世之奇也還舟解纜天已昏黑乘夜渡而
北則輿夫已散步行至州譙樓四鼓矣是日也
風浪如山雖老於江湖者不敢行余則游而已

西山游記

乾隆五十四年歲在己酉余試禮部被黜閑居
都門韓旭亭二丈相拉作西山之游四月二十
三日就宿聽鐘山房韓所居也翌日平明乘車
出城西行十餘里渡渾河渾河者古桑乾河也
水挾沙行其流渾濁故曰渾河時維首夏大雨
未行水清淺不濡軌驅車可涉沙中雜金屑日
光照耀燦如繁星既渡三十里達岫雲下院從
僧午飯過此即山麓石棧犖确車不可以登舍
車坐籃輿約五七里過西峯寺寺在西山之坳
巖壑深邃先是有妖尼住持以其法惑衆斂錢

尼既伏法寺歸戒臺僧管領入門蒿萊不剪殿
宇荒涼爨下惟一僧烟火蕭然匆匆一覽遂去
又西行二十里登潭柘山維時夕陽在嶺暮靄
蒼然其山九峯環抱如蓮花中有小峯如菡則
寶珠山也寶珠山為岫雲道場其寺在唐曰嘉
福元曰龍泉明曰萬壽今曰岫雲云山頂有龍
潭又有大柘樹此潭柘之所以名也今潭在而
柘已枯入門而右銀杏一枝大合抱
聖祖皇帝臨幸寺中樹發孫枝一今如拱
今皇帝再幸又發孫枝一今如把豈非靈山草

木常有鬼神護持者乎中為大雄殿殿後為戒
壇和尚傳戒之所也又其後為楞嚴壇由大雄
殿左出循山而上繞出方丈之右有佛舍利塿
釋典所謂佛既滅度有無量舍利散布十方者
殆此類乎其左大士殿殿中有妙巖大師足跡
妙巖大師者元世祖之女在宮中禮佛足所踐
塿為之穿雙趺宛然明神宗時李太后取塿送
寺中遂流傳至今是夕宿潭柘寺翌日尋龍潭
繞出寺後山徑陡絕甚崎嶇行一二里許路側
有姚少師祠少師即廣孝也像作僧伽相蓋成

祖龍潛燕卽時廣孝駐錫於此今其墓尚在山
中非祠二十里出祠行不及里道左有海蟾石
形如蟾蜍其高盈丈而縱倍之吾聞神仙有劉
海蟾世人析劉海與蟾而二之茲復以蟾名石
復以海名蟾訛以傳說可笑也過此以往造乎
九峯之極則龍潭在焉潭在山最高處水出石
罅涓涓然積而成池池上有亭翼然憩坐移晷
汲水飲一二盞甘冽沁肺腑稍下有龍王祠守
祠僧煮茗供客祠內有土牛一雙牛之為獸土
屬也以上鎮水取相剋之義豈此潭有蛟龍窟

其中于日將晡歸宿寺中所宿處曰猗玗亭
今皇帝所命名也亭四旁皆修竹竹聲颼颼徹
夜如風雨龍潭之水至此亭繞階西流亭上鑿
石為漕漑洄往復客飲於亭可以為流觴之戲
潭柘之勝盡於此二十六日至戒臺戒臺距岫
雲寺二十里而近峰回路轉路益險如羊腸高
出雲際西山諸蘭若戒臺最古山益深樹益古
蓋中國未有幽州此道場已建矣殿前列老松
樹皆奇怪曰蓮花松蒲團松九龍松卧龍松各
象形以為名又有活動松更奇樹大合抱枝柯

蟠曲如蓋垂至地捫其一枝全體搖搖如懸旌
其理殊不可解殿左為戒臺前植尊勝陀羅尼
石幢二遼大康中所造考史大康為遼道宗年
號其元年即宋神宗熙寧九年蓋七百餘年物
矣入方丈謁主僧主僧出佛牙示客牙大如拳
點如漆大都是西域異獸之齒而點者取以惑
人愚者信之而已由寺後陟峻領嶺上有石洞
洞中鑿石作思議佛像俗名籌佛洞有浙僧守
之僧山陰人先為禮部掌案吏後歸浮屠者東
望京師城闕室廬了了可辨此則西山最高處

也是日宿戒臺寺翌日出山游八里莊慈壽寺
寺建於明神宗之朝寺中懸神宗太后畫像后
素佞佛嘗夢庭中生蓮花九朵遂自號九蓮菩
薩其左為摩訶菴菴建於嘉靖中為中官趙璫
香火院殿前植豐碑二皆當時禮部尚書撰文
士大夫以稱功頌德之詞為閹人詆墓亦可醜
也浸淫而成客魏之禍殆有履霜堅冰之兆乎
同遊者韓文是升號旭亭宋孝廉簡號西樵皆
吾鄉人也及崇寧禪院暨上人

序

嶺西雜錄序

粵西去京師萬里於中國為最遠秦時屬桂林
郡漢初南粵王趙佗據其地武帝元鼎六年伏
波將軍路博德擊平南粵分其地為儋耳珠崖
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今粵
西諸郡縣則蒼梧鬱林合浦之地也其山有五
嶺之險其水有三湘之深其關有崑崙之固其
地多瘴癘其民番漢雜處唐宋元明以來中州
士大夫視為畏途故紀載闕焉舊聞蓋窳昔太
史公周行天下名山大川西至崆峒北過涿鹿

東漸於海南浮江淮意謂四海六合瞭然在其胸中然桂林郡縣踪跡未嘗到故南粵一傳所述殊畧後有作者大都遷客勞人負罪投荒聊述巖壑以自娛無關掌故者也吾鄉王孝詠慧音先生以諸生入大吏幕府至于頰西簿書稍暇心焉著述為頰西雜錄二卷凡山川險阻郡縣沿革以及土俗方言風謠物產無所不載無所不詳此書出可以補職方氏之遺焉矣其子孫能讀祖父書家藏其稿謂余知言索一言表章之爰述其厓畧如此

沈氏算學序

數六藝之一也權輿於棘首勾股法而備於周公九章九章之法曰方田曰粟米曰壘分曰少廣曰商功曰均輸曰盈朒曰方程而終之勾股勾股者算學之津梁也厥後劉歆張衡王蕃皮延宗之徒病古徑一圍三之說為踈舛各以意為新率洎乎宋祖冲之更開密法定為密率徑一百一十三則圍三百五十五約率徑七則圍二十二其說視古人加精近乎西術割圓之例矣外此徐岳甄鸞李遵楊淑劉徽張浚劉炫李

淳風之流皆著成書載諸史志今或傳或不傳
大都不出乎勾股範圍之中周大夫商高有言
曰數出于方圓而圓又出于方故折矩以為勾
勾廣三則矩修四徑隅五如勾四尺股三尺求
勾至股則四尺開方為十六三尺開方為九合
九與十六為二十五此積矩之法也是故求圓
於方之中則析方體而四之自極至隅勾之而
得三股之而得四弦之而得五然後以隅之五
求徑之五而無不圓矣求方於圓之中則析圓
體而四之自極至隅勾之而得三股之而得四

弦之而得五然後以隅之五求徑之三而無不
方矣故勾股者實萬法之所由生也近世中國
算學寢衰而西術獨盛變為三角之名造為八
線之製此中法所未有也三角之法四分圓體
為象限自經之五至衡之五其邊常得九十度
為正角過九十度為鈍角不及九十度為銳角
亦勾股之術也八線之法正矢餘矢依限立程
而以半經全數為弦正弦為勾餘弦為股而割
線切綫又各有正餘以輔之亦勾股之術也然
平圓可以角求渾圓則必以邊求故又推為弧

三角之法直者為弦彎者為弧弧與弧相割即
弦與弦相遇而因弧知角因角知弧句股至此
神乎技矣沈子琢成精於算學廢寢食忘寒暑
而冥搜博采其中垂二十年於是宗句股之要
推和較之例撰成算學若干卷為說若干為圖
若干為表若干古人未發之蘊盡發之矣精深
縝密僕烏足以知之雖然僕則有說焉今夫數
不可知之事也庖犧初竒耦之畫而數始生起
於天數一地數二推之為夫數二十五地數三
十又推之為乾之策六千九百一十二坤之策

四千六百八遞推遞廣以至於無窮善夫伯陽
氏之言也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試思萬物何以生於三也蓋以三求三而得九
則餘一復以三求三而得九則又餘一極之百
千萬億兆而一之餘自在也故執徑一圍三之
說以求圓而圓不盡也執正五斜七之說以求
方而方亦不盡也測天之家定為三百六十五
度或曰餘四分度之一或曰餘十九分度之四
無定論也况縱之有歲差衡之有里差然則數
豈可窮乎特是古之人六年而教之數十年而

教之計幼學已然而唐時算學且置博士則于不可知之中而求其可知斯編其庶幾乎

煮石山房集序

古者文人才士往往為諸侯賓客若丞相長史幕府參軍主簿之屬皆得自辟人而拜爵於朝其人大都抱倜儻經緯之才能佐軍國大計而揚乾風雅抑其末焉者也近世封疆大吏以遠郡縣有司皆置私人然瑣瑣之士率廢經而讀律求其通古今之故與能文章者絕無而僅有豈世無其人哉俗吏賓客難乎其風雅焉爾

聖祖皇帝朝湘潭陳公鵬年守蘇州開館延士
得三人曰曹諤廷曰周少逸其一則王孝詠慧
音先生也公餘多暇焚香賦詩有古人之風其
後湘潭公坐事編管潤州他客或去唯慧音先
生終相依既公復起歷官中外無時無地不偕
行也康熙六十一年河決豫州湘潭公奉

命督治隄防甫竣事而歿先生代草遺疏經其
喪又刪定其詩若文而授之梓惓惓存歿其誼
不愧古人又非徒區區文采趨陪清晏者已湘
潭公蚤出新城尚書之門其詩學有淵源先生

依公久得其緒論為多故言詩也祖新城而宗
湘潭嘗為論詩絕句四十章表章一時之文獻
即其持論亦可知矣先生有稿曰虞石山房集
詩若干文若干未刻藏於家仲子復與余同補
博士弟子蚤死復子文浩從子學遂以先生全
集相示意欲余論定之也予學殖誦陋不足以
定先生之集聊述始末以告文浩願文浩之純
其祖武云爾

橐餘集序

古稱登高能賦為卿大夫之才故唐宋循良吏

大抵能詩當其聽政之餘凡夫闕河夷險風俗
貞淫以及鳥獸草木蟲魚之情狀一一洞悉于
胸中而著為詩篇以陶寫其性靈發揮其經濟
聖門之論詩曰可以觀蓋謂此也吾鄉宗藹若
先生與韞玉姻婭為丈人行早通仕籍于蜀于
粵先後守名郡所至有聲計書上考

天子知其名今于乾隆甲辰之歲守皖之和州
下車暮年百廢具舉歲晚務閒檢校舊橐出未
刻之詩若干首分古今體登諸剞劂曰索餘集
蓋舊刻之餘也今夫和州古歷陽之墟也守是

州者唐則有劉夢得宋則有范堯夫皆當代聞
人才名在苑苑政蹟在史箴而此鄉士大夫獨
津津焉豔稱其名蒐羅舊聞載諸州乘以為榮
而後知文采風流固賢者不朽之盛事矣先生
治和慈祥惠愛婉羨古人而觀風問俗寓意詩
篇溫柔敦厚粹然儒雅古人亦不能專羨於前
乃嘆優游坐理駸駸乎有古循吏之風而詩其
餘事也韞玉親見先生之治和復睹其所為詩
知其互相表裏則向之所以治夫蜀與粵者讀
其詩可以想見已爰不揣固陋序於簡端

無町畦詩集序

吾鄉容園陳先生少為諸生有聲庠序聞力學
攻文章於六經百氏之書無所不窺所居在城
西濠濮間里井多秀民後生執一經皆以得先
生之門為幸請業問字者趾相錯於庭先生性
耽墳典而與諸生相切磋手無停披目無停瞬
孜孜矻矻不憚其精力之窮久之病失明有令
子曰昌世亦稟雋才績學而攻於文舉孝廉偕
計入都試未竣沒於旅舍先生既以病廢業居
常無聊日為詩以自娛舉凡上下古今是非得

失以及歲月之乘除人事之往復草木禽魚之榮落盛衰有所感觸皆於詩乎發之口授頤指俾生徒錄而藏之篋歲積月累裒然成集問序於余余往與令子交毅聞先生之生平感其學行過人而賚其志以老也遂如所請而為之序吾聞昌黎之論詩也曰不得其平則鳴是說也余嘗疑之今夫天之生萬物也翼者趾者角者鱗者甲者螫者蠕者自生自息於宇宙之間而莫不受命於天鱗者不能飛翼者不能觸其不平也乃其所以為平也故物相遇而相忘人之

富貴貧賤壽夭亦若是而已矣自夫人不能安
於命遂有忻羨之思徼幸之術少不知其意而
愁苦無聊之狀生於心形於色發於語言文字
之間古之詩人牢愁幽憤以托於不平之鳴觸
犯忌諱身罹禍辱為世訕笑若稽康郭璞之徒
遽數之而更僕不能終也此其人多見其不知
命也如吾容園先生之學行重一時而既躓於
遇又罹於疾既窮其身又奪其後人宜乎抑塞
磊落若昌黎所云不平之鳴者莫如先生矣迺
觀所為詩和平爾雅絕無感慨不平之音斯真

樂天而知命者歟吾聞天之生人也常豐於此而嗇於彼故與之慧者新其福窮其暫寄之身必昌其久遠之名古之詩人傳世行遠大率不得志於時者居多以先生之才而不遇也於是卜此詩之必傳矣

潘古堂詩序

僕往來於吳越燕趙之間久矣於山見泰山之高於水見黃河之深彼扶輿之氣積聚停蓄數千里而一洩故凝而為名山融而為大川磅礴瀆泐不可究竟然而登臨其間上凌無極之天

下臨不測之淵躋危涉險可怖可愕心悸目眩
震盪累日雖極宇宙之勝觀乎不見其可樂也
一旦為楚越之遊自蕪湖闕遡宛溪而上入新
安山中放舟歛浦歷嚴陵桐廬富春之渚以達
臨安維時霜降木落山骨呈露溪流灑洄淺不
盈尺舟行亂石間一里百折忽曲而紆忽直而
駛灘聲潺湲不絕於耳僕與二童子偃仰孤篷
之下坐看兩岸山峰斜頰側軒輕俛仰於積雪
中千態萬狀終日無停賞倦而思息晏然就枕
夢寐寧帖心神不驚自有此遊而後知谿山之

樂也潘子古堂越之佳士也以諸生充三館校
錄當事者甄叙其績授鹽場大使謁選得闈之
惠安場將行出其所著詩一冊索序予讀之大
約清遠閑放不為出奇制勝當其有得妙合自
然殆有一邱一壑之趣者歟吾聞古人謂山陰
道上千巖萬壑競秀爭流潘子生於斯孕彼都
山川靈淑之氣故其為詩也體清而志和辭如
吳越山水平遠夷猶有默助之者非偶然也然
文人之性靈與江山之助引而益勝攸往而不
窮潘子此行涉錢唐之潮度仙霞之嶺噉荔支

觀海市覽八閩風土之奇島夷海估輻輳之盛
於詩乎發之當有進於是者矣

情懺詞序

太上忘情其下皆有情者也雖然入情塵之中
而不返則天桃覃葛之篇幾何不儕於扶蘇蔓
草乎故六根清淨之後曉風殘月吟之可以入
道而不然者香風萎花且增綺語罪業不墮泥
犁獄不止也吾友芷生三吳少年義人香草未
免有情故其詞多艷聲然不過於酒闌燭炮之
場現身設法豈真圍燕釵蟬鬢者乎今年拾其

未散之稿錄成集而丐序於余夫人情事過而
悔生山有行雨之神天有散花之女而孽障既
消則主體橫陳味如嚼蠟昔者君家休文悔其
少歲言情之作作為情懺詞今即以其名名並
生之詞可乎

三十六峯草堂詩序

三十六峯草堂詩者吾友方城次宣之所作也
共五卷余自己亥遊京師次宣亦以辛丑赴永
康吾兩人之別也三歲不圖次宣應艱難坎坷
之遭而終能肆力於風雅如是也當其窮居狹

巷饑餓不能出門戶典衣乞食之辭不絕於篇
殆古人所謂愈窮則愈工者乎及其永康之行
也村景懷人時時間作豈古人所謂得江山之
助者乎憶吾與次宣締交陳子元吉寔介馮元
吉工詩而與余暱有所作余輒論其可否次宣
見而以為知言也訪余於鐵花盦出所作示余
觀余所作贈余詩有龍門之樹高千尋之語余
雖不敢當然次宣知我深矣余與俗多忤名不
出里巷兩舉進士不第徒僚於時是造物者將
窮我於所往也而次宣愛余是昌歎之嗜也次

宣之詩匪我其誰定之次宣束髮親風雅應今
二十寒暑倘早邀當世大人先生之知或從而
拂拭之不難應金馬登石渠作為雅頌鼓吹休
明比隆于當代作者而乃年近強仕尚困諸生
中坐視同學少年袞袞登臺省宜其悔儒冠之
誤人束書高閣焚其筆研終身屏詩不作乃猶
月鍛季鍊習焉而弗輟非好之篤習之深其能
如是乎蓋天與人以抑塞磊落之才必窮其遇
窮之久而后通始悟鄉之勞餓困乏乃所以老
其材人能知此意而讀書樂道箴其詭以待時

斯真樂天命而無疑者也。次宣勉乎哉。古人有言交以意氣合道。因風雅存。吾兩人固意氣之交。而次宣又風雅而進乎道者也。吾烏能默而息乎。

王念豐制義序

昔吾鄉王文恪公仕當有明成化宏治之朝。冠冕臺閣。宰執文枋。學者稱守溪先生。談經義者多宗之。其十世孫念豐。繼承家學。於書無所不讀。而科舉之文尤工。今夏彙其頻年所作。芟存百篇。屬僕為之序。念豐年齊于僕。又相善有所

論譔輒相與質疑辨難徃復不置然以念豐之
雄才灑氣僕所萬萬不敢望至于經義僕尤出
其下遠甚烏能序念豐之文且念豐束髮為諸
生聲名籍籍庠序間當世文章鉅公先後執文
枋于吾吳者莫不拔擢其文擊節歎賞則其真
評當俟諸大人先生而如僕卑賤又不宜有所
論說者也唯是僕交念豐久于其所著詩古文
詞徃徃綴以言豈可於制義而闕諸姑以平日
所聞于念豐者述諸簡端焉念豐大父說巖先
生故名孝蘓老于文者也念豐弱歲猶及侍乃

祖典聞其緒論又所交多大父行天下知名之士熏陶日久故其所學特有淵源嘗從容語余曰近日舉業之弊無他起于速化之術而成於偉進之心後生操觚率爾捫腹枵然勦取舊說曩為新聲此猶土龍芻狗之耀其色也一知半解詭譎自喜繼幽鑿險以斬弋獲此猶斷港絕潢之揚其波也若古之君子其立言必有物也必有序也徵典根經論事基史有體有用周情孔思此之謂有物紀事提要纂言鈎元經經緯緯左規右矩此之謂有序善乎念豐之論文也

執此說以為文有不進乎道者哉雖然此念豐之言也而非念豐之言也說巖之教守谿之緒也太原之玉為吳中望族自明至本朝工帖括而拾青紫者世不絕矣然真能勤學好古克繼其家學者幾人哉故書此以序其文且告夫世之習科舉之業者

辛壬試藝序

唐以詩賦取士又別置明經科宋人重經義亦不廢詩賦蓋兼收並蓄唯恐華實之偏廢焉爾
今

天子典學右文既以帖括經義科舉天下士而
學臣校士別試詩古文詞預儲他日承明著作
之選誠盛典也願經生習舉子業徃徃視此事
為緩圖又非抱宏博爾雅之才不足揚抗風雅
故工者卒少韞玉束髮讀書蚤得交於當世知
名之士嘗於碧桃書塾結七子之會相與砥礪
古學而今吏部南昌彭公校士江南則諸子經
義詩賦皆邀殊賞公負當代人倫之鑒宜拔擢
無虛士也先是公以少詹事來視學韞玉以童
子受公之知及公再來則韞玉舉進士去不復

進退於庭聆公之緒論然所拔擢皆吾舊雨可
見吾師吾友之針芥相合也歲科兩試既竣諸
子薈萃羣藝付剞劂因以一言綴其尾諸子者
長洲王芑孫念豐沈清瑞芷生吳江趙基開仲
昭文景美書常崇明張詒景謀也

姑蘇石氏宗譜序

吾家舊居丹陽系出曼卿先生之後先高祖中
年棄家從釋氏名曰智遠而初名遂不傳先曾
祖生於明崇禎癸酉之歲順治二年

王師下江南閭閻土著之人多所流轉先曾祖

隨衆奔走舉家散失道逢騎者射以矢先曾祖
赴水泗而行射者再發皆不中既免止於姑蘇
舍城南吳氏吳以女妻之先祖所自出也遂家
姑蘇考丹陽族譜先修於明神宗壬寅歲後修
於我

聖祖皇帝丙午歲壬寅之修先曾祖尚未生而
丙午之修先曾祖已遷姑蘇此先曾祖以下譜
中所以闕也方先曾祖播遷時年甫十三歲僅
能畧憶丹陽舊事而先世次序生沒并其名氏
皆不及知厥後子若孫但奉先曾祖之訓先曾

祖所不能知子孫皆無從知之此先高祖以上
譜中所以雖在而不可識也於戲譜學之微久
矣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吾家既系出
丹陽搃屬曼卿先生之後則祖可尊也丹陽大
宗支分派別尚能聚族而居守先人宗祀則族
可收也及今不之講後世子孫寢遠寢微或并
其所自来而忘之後雖欲合焉而不可得也毋
乃有數典而忘之咎乎今自曼卿先生而下不
知者闕之而自先高祖以來別為姑蘇一支以
合於雲陽舊譜三分之後若子若孫分繫於下

蓋先曾祖始遷姑蘇則姑蘇子孫即尊之為始祖古者別子為祖之義當如是也而信者徵之疑者闕之又史氏之例也且夫禮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明不絕也韞玉生在草野守先人之訓讀書三十年幸邀

聖主之知釋褐登朝從大夫之後而丹陽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廟禮也然吾宗自

國家定鼎之年遷於姑蘇迄今一百四十八年乃得復合於丹陽之舊族自合而離自離而合

此其中蓋有天焉此又為子孫者所厚幸者矣

福建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之五十七年歲在壬子是歲當大比天下士儀曹循故事以次上請臣與兵部主事臣蔣師燾奉

命典閱試伏念臣以三吳下士學殖蕪陋仰荷聖主鴻慈擢自稠人之中置諸多士之上備位詞垣居業芸館釋褐甫二載重邀

恩簡校士於閩臣自顧菲才唯隕越足懼其敢弗恪其敢弗慎爰戒裝載塗閱六旬而達其省

監臨提調以下大小諸臣規畫庶務必訪有嚴
及斯進學臣所錄士七千四百八十人高門而
三試之臣與臣師燾率同考各官矢公矢慎殫
心校閱凡二十餘晝夜錄士如額拔其尤者刻
文為試錄臣董厥事例得有言以引其端竊惟
梁劉勰之論文也始明原道次述宗經誠以文
章者載道之奧區闡經之隆軌也學者原道心
以敷章宗經術以析理斯其言有倫有序可以
潤鴻業而暢元風故韓愈以士不通經為不足
用而其文則斯至於古之立言歐陽修謂道不

足則文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也今閩為東南
秀靈之區瀛洛餘緒寔傳斯土鷺湖鹿洞前徽
未墜諸生沐浴

聖化執簡懷鉛尋儒先之緒而求聖學之傳者
匪一朝夕矣宜乎黉為文章約六經之旨折衷
於聖人以求其是矧逢我

皇上典學崇文表章經術近年

先在廷之請分經試士詩書易禮次第而舉今
歲則值春秋試士之期凡五經之試於是乎周
而諸生亦無不卒業者矣思惟五經之義彼此

貫通讀詩可以通於書讀書可以通於易讀易
可以通於禮而春秋一經聖人手為筆削其義
尤精其體尤該蓋婉言成章風人之旨也屬辭
比事博史之遺也徵五行考四時犧爻之秘文
也述天道明人事曲臺之大訓也諸生肄業及
此講明而切究之蔚乎為言將見其詞文其旨
約必有合聖人立言之意者况乎鄉舉里選者
拜獻之先資也服官行政實始基焉明乎此則
守經知宜達變知權在今日讀書有稽古之榮
至他日明經為致用之本必有能翊贊我

皇猷以為

大朝無疆之休者豈非

聖主作人雅化有以致之乎臣奉職柱下寔任
采風竊念修於家而獻於廷士之責也導揚休
義宣上德而達下情臣之職也敬抒管見颺言
簡端是役也監臨官則福建巡撫臣浦霖提調
官則布政使司伊轍布都轉鹽運使司臣孫思
庭監試官則按察使司臣戚夢生分巡延建道
臣牆見羹漳州府南勝同知臣李振文同考官
則泉州府蚶江通判臣九保長樂縣知縣臣吳

大勲連江縣知縣臣楊嘉材古田縣知縣臣塔
倫岱閩清縣知縣臣吳慕曾永福縣知縣臣李
堂順昌縣知縣臣王彬建寧縣知縣臣吳尊盟
泰寧縣知縣臣楊全蘊福鼎縣知縣臣潘本盛
寧德縣知縣臣吳球浯州總場鹽大使臣張植
琰例皆得書翰林院修撰臣石韞玉謹序

呂西圃孝行圖卷後序

南陔白華孝子之詩也逸而不傳君子惜之然
不亡如蓼莪之什亦不過流播於文人之口而
其人之行事與其姓氏里居皆不得而考豈其

荒遠不可稽乎抑無孝子慈孫為之後故雖美
弗傳也乎吾鄉孝子呂君西圃幼稟至性事其
尊考妣自垂髫以至沒齒肫肫其行養生送死
應六十年如一日有子曰大緯追述其孝行輯
為一編藏於家孫曰克溥繼未竟之緒告之當
事請於

朝

天子嘉之旌其閭以為民勸夫亦可為桑梓之
榮矣而溥猶以為未也復裒其先後事蹟繪為
圖十四凡生事死葬鉅細畢備而尤著者孝子

嘗從父汎舟吳淞父失足溺於水孝子即躍入
水負之而出當是時波濤如山弗顧也鄉隣不
戒於火及呂氏廬孝子突歟而入負父出纔出
所居室即燬此二事人尤竒之而其他承歡養
志瞻族卹隣凡足以推廣其親恩者無所不至
圖既竟又以遺像終之於是覽其圖考其行事
世皆知孝子之所為孝矣豈惟識其事而又藉
以識孝子之容於虜世人之能顯其親孰有大
於斯者乎惟是孝子在風波烈焰之中涉險蹈
危不顧其身卒能保其親或以此稱孝子吾則

謂孝子之孝不在此夫人情蹈水火之中死生
呼吸其間不容髮無論識與不識猶知援手曾
有為人子而坐視其親者耶惟其奉養之勤思
慕之誠以及喪祭之節終身行之勿替此則其
難能者也孝者庸行也非竒節也至於解鄉鄰
之鬥贍宗族之貧又孝子不匱之思所以錫其
類者也斯則所謂終身慕父母者歟斯則所謂
事之以禮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者歟孝子之孝
難能也子若孫又能體孝子之心以為心闡其
幽表其微又難之難也矣記曰思貽父母令名

必果溥其有焉

鬥蟋蟀序

蟋蟀微物也而有鬥心相蟋蟀有經其色有青
紫黃白其翅有方圓平銳其肉有粗有細粗者
弗貴其首貴鉅其項貴寬其聲音貴亮然鳴不
已瞿瞿聒人耳者又弗尚其鬥也文竹為匱銳
兩端穹其脊形如舟有間中分之若敵國名曰
柵鬥則納兩蟋蟀於柵中別置善鳴者於旁鳴
以作兩虫之氣名曰骨子頭開啓一人執纖草
引之名曰牽去聲將鬥交其首之兩須以相怒曰

打鬚既鬥或勝或敗敗者遁勝者瞿瞿鳴則簪
花覆綵以為榮敗曰絕勝敗未分而和曰折蟬
蟀之主兩家各出銀錢相賭銀一錢錢一伯曰
一枝花錢一千銀一兩曰一盆豪者倍什伯千
萬弗禁兩家約既定旁觀者互決勝負亦出銀
錢相賭曰放猜蟋蟀體重約二分左右鬥必權
其輕重相當乃鬥否則已或者願以輕鬥重亦
聽曰饒大鬥其權也以紙為房納蟋蟀于其中
兩衡之名曰比合不論兩家勝負執宰者取其
所賭銀錢十之一鬥蟋蟀之例大畧如此蟋蟀

之生大約諸虫所化蜈蚣化者強蚯蚓化者弱
其他虫所化亦視前身之強弱為強弱秋前生
者色多黃秋後生者色多青其生也青者修而
黃者短也性畏香觸香則立死其生稟金精之
氣故鬥其天性也以蟋蟀相鬥不知權輿於何
人策著則賈秋壑也然秋壑在閨闈中與弄兒
孺子妻相娛戲而已今則王孫公子富商大賈
下至馭僮減獲之徒靡不令朋角勝而士大夫
好事者亦徃徃效尤以為樂七八月之間舉國
之人若狂也此古者鬥雞走狗蹋鞠之戲所變

焉者也執政者設厲禁禁之而卒不可止噫玩
物之喪人志也如是哉